

這一堵牆，映著我的思念，斑駁，
傾頹，我的思念，豔陽與微雨，舊歡如夢絕
音塵，我的記憶如牆面剝落，禁不住風吹，
誰同醉，尋思往事早如煙。



月朦朧，花黯淡，鎖春愁，春雨
暗連綿，雨罷散敗荷叢裡，蛙聲齊鳴，那堪
深夜枕前聽，酒初醒，人去天涯無消息，露
涼朝色，落得細煙冷雨，牽愁更無停，往日
回憶竟如未爆彈。



晃蕩街隅，何處才是個終點？長頸鹿與
恐龍且笑痴顛，

人蕭條

，怎耐雪梨路遠？港口潮汐嗚咽，怎耐春去
秋來？肝腸寸斷，滿城鷗鳥亂飛，怎知佳人
幾時歸？但知傾城浪花終會謝。



望盡波光渺渺，不知何處，三三兩兩共
依依，城垣斷處猶見伊人徘徊，

直是天上人間

，韶光易老，東風容易換西風，海枯石爛，
無消息，雖知為花須盡狂，但是蒼涼人間，
又豈是花謝花飛處。



那個午後，我經過了海岸，你與某個我不認識的陌生人在一起，我無言以對，因此在那裡躊躇許久，最後仍舊選擇了逃離，你與他並沒有看見我，這樣許是好的，因為我也不想尷尬地杵在那裡，海風依舊涼爽，只是我的心卻焦了，眼下的條條水道都像乾涸的海市蜃樓，陽光的折射叫我感到昏眩，我急忙逃離，然後假裝我完全沒有見到那樣的你。



多麼希望 有一個窗口，可以看見
花開的微笑，編織的夢想就落在視線的遠
方，日照充足，可以看見妳惺忪的睡眼，夜
幕，不用窗簾，因為這個窗口只屬於我們。
可以聽見微風在窗櫺上耳語，葉子訴說自己
的茁壯，燕子會啣泥在窗臺上築巢，秋風不
會捲起凋零的歲月，冬雪不會淹沒彼岸的森
林，淒清一片。我和妳可以凭著窗臺，不用
言語，有妳就好，屬於我們的就是如此美好。



以前的我們，就那樣的肩並肩靠著，即使是冬雷震震夏雨雪也絲毫撼動不了我們的意志，即便是來自北極的冰霜也不可能凍結我們的心，那時的我與你是太陽與蔚藍的天，即使如此造就了烏雲，最後卻總是以彩虹收尾，因此我懷念過去的我與你。如今的我與你依舊相依在一起，只是大雪將我倆包圍，我們的心口雖然還殘存著炙熱，但是隔著地上厚重的雪，我倆只是故意地杵著不動，地上的雪只是一個藉口，因為我倆都知道我們的淚痕足以澆融它，但是我們卻又停止了淚流，以前的我總以為時間是個美好的產物，現在的我卻以為時間太過多愁善感，因為以前的我們早就被打敗，我與你終究只是個敗家。



王子離去了，妳早該 **心死了**，我不懂為了什麼妳著迷於他，妳早該將他刺死，妳的美貌、妳的聲音、妳的尾鰭，全都被苦澀的海水所吞沒，那是多麼的不智啊！

我到這裡悼念妳，不是因為妳的故事滄桑，而是怨恨妳的固執，妳不該這樣痴狂，妳不該這樣一廂情願，百年之後即使妳已經死去，潮汐仍為妳悲鳴不息，冷光映著妳的身軀，我擔心妳會失溫。妳不該停在這個人間，安徒生沒能將妳好生的安排，這是他的失職，若是由我操刀就不會讓妳怯冷冷地化為泡沫，因此我也怨恨安徒生，我總覺得他是個劊子手。

我到這裡悼念妳，是因為「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」，在這蒼涼的岸邊，只剩浪花為妳陪葬，鷗鳥早已經折翅，願儂此日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，天盡頭！我不信有香丘，既是鳥無言花自羞，妳又何苦自尋埋魂處？我不懂！這悲悽的人世，荒涼的地界，冷光映著的妳兀自傷悲。



你說你不信有**天使**，我也不信，但是天上的流雲說了一些祕密，我和它們心照不宣，據說微風攜來了天國的消息，難怪我每日看著星星攀上天國的階沿時，總覺得它們格外的安靜，彷彿從天國掉下一根針都能與聞。

昨晚月全食，全然的黯淡夜色叫我想起了天使的事情，這夜晚的羅馬城寂靜的令人感到背脊發涼，幾個小時過去之後，台伯河上浮著一片輕霧，原來有些事情越大越模糊，比如霧，早上我聽見啾啾切切的啾啾聲，我本以為我聽錯了，因為羅馬之於永恆之城總是熙熙攘攘的，因此我才會以為我的聽覺出了差錯，不僅聽覺如是，連視覺也很雷同，清晨的台伯河上，螺細般的波紋蕩漾著初春的光景，連河流都有著無言的歌，我知道流雲又赴了今日的約定，只是沒想到羅馬的蒼穹竟然也這樣地保持蔚藍。

現在我比較相信天使了，我猜羅馬的藍天或許是祂們的傑作，或許你也該相信天使，不然如何可以解釋我們之間的巧合？我記得我們是在初春的羅馬，在映著藍天的台伯河畔相遇的，如今我們又在羅馬相會，順著天使的翅膀，我看見了你眼內的滄桑，我還是鍾愛顧爾德（Glenn Gould）彈奏的巴哈，那音樂縈繞在我的心頭永久不可能褪去，但你卻說那樣的詮釋你並不欣賞，我們持續在天使的翼下爭議不休，但是羅馬的藍天依舊湛藍，天使的呢喃一樣的微弱，只是當初天上的雁行擾動了氣流，因此我沒聽清楚，某一年我又回到了河畔，又是雁來人不來的處境，那

時我彷彿看見了天使的微笑，但是我卻又不敢確定，今年的你比雁來得更早，人似玉，柳如眉，至於雁是否信守承諾，我不再介意。



如若，我一定得開口，我想說的是
這人間再沒有比思念更為淒楚的情事。



這一群錐狀的蟻丘，就在道上的兩邊無止盡的蔓延，我猜想它的數量應該是成千上萬，我當然沒有仔細地丈量它們，我只是停在它們的身旁思索著它們的身世。理論上每座蟻丘都住著一位蟻后，在西澳的毒辣陽光之下，每一座蟻丘散著一種鉛白的古老顏色，恍若是萬年之前的壁畫崩塌在荒郊裡，我猜想蟻丘的歷史說不定也是萬年，你說你不信

海枯石爛

，也不信天長地久，我原也不信，但是佇立在蟻丘之前的我們當時卻又開始相信。



我說過要避開梅杜莎的眼光，你就是不聽，那天的我倉皇逃離了現場，你說你有為愛戀犧牲的準備，但是我卻以為愛戀不過是一件渺小的事情，我不懂你所堅持的理由，難道愛戀比起你的生命更為寶貴？你總是說我沒有愛過因此不懂，但是我也以為這是你自我沉溺的藉口，因為我不相信你真懂得愛。

